

台湾女性：（4）

的信念和理想的，她们确很像亚当身上抽出来的两条肋骨一样，单纯而善良……。

自食其力是她们谋生的原则

台湾女人跟内地女人不同，她们不大肯跟内地的太太小姐一样躲在家里闲着，服务是她们心目中认为最愉快的事，虽然有不少的女人出来做事，完全是为生活打算，但就是家里十分有钱的，也不愿意坐享线程的清福，却要跑到社会上来做一点事，即使事情找不到，就是替人做下女也是好的，【下女】这一个日本化名词，虽然相当于我国内地的【老妈子】【大姐】，但台湾女人也不认为做下女是【低微】【可耻】的。相反的，这是一种自食其力的谋生之道，一个人能够不依靠人家，而自食其力，是最光荣不过的。

因此，台湾的女子职业相当普遍，不但市面上家家商店里的店员是女的，就是一般事业机关的从业员都是年轻美丽而矫健的姑娘；邮政局送信的有女邮差，公共汽车上有女卖票员，馆子里有女侍应生，工厂里有女工，政府机关里有女公务员，甚至筑路的小工，农村间的耕耘者，女人都占据了半数以上。

她们都非常克苦勤俭，做事又十分认真，像内地机关里被人所号称的【花瓶】在台湾是找不到的，她们全为服务而做事，没有虚荣，不计地位，不计待遇，一件事拿到手里，只是埋着头去做，从来没有偷懒的情事。

台湾女人是自食其力的。

~~~~~

她们在三年中蜕变了

我后天性条件尽管有优越，而先天性的【勇气】却等于零，因此一直不敢【和台湾女人交朋友】，更未梦想【我做了台湾女人的丈夫。】三年以来，只是【冷眼】的看着。

因为有着三个属于后天性的优越的条件，（一）来得早，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即奉命来台荣幸参加接收工作，虽不够挤入【大员】行列，但当时确也曾一度被错觉的视作准【大员】之流，（二）曾留日，能说一口颇为地道的日语，在国语也不普遍的那时，它是感情交流的唯一工具，（三）本身尚【小郎居处无姑】，且自认还不够得上一个白面书生，平日好修饰，在女性面前化钱也不吝啬，故而也得有许多机会接触了许多台湾小姐。

然而后天性的条件尽管优越，而先天性的【勇气】却等于零，因此一直不敢【和台湾女人交朋友】，更休梦想【我做了台湾女人的丈夫】。三年以来，只是【冷眼】的看着，而由于时代的加速的演变，这三年之中的看法，显然也有着极大的变化，在初来时，可以说完全以看日本女

星的尺度来衡量台湾的女性，——这在本省人事之间，大概也复如是——我有着不少的机会接触过本省上流家庭的几位小姐，她们大都是高等女学校毕业程度以上的，更有着许多是留日女子大学毕业的，她们受了完全的日本教育，因此已经难和日本女性有所分别，故在当时甚至是自我发明了一个定律：即愈为上流家庭的台湾小姐，则其日本化的程度必愈深(大点。。不会打了。。。)从普通一般家庭的小姐，她们大部分至少是国民学校毕业的，大部分为机关，公司的职业女性居多，她们不像以作上流家庭的小姐那样地深居简出，她们活动在社会的各阶层。她们爱好修饰，吃了饭之后必定忙着拍粉点唇的工作，涂指甲油的很少，涂在脚趾上的更少！十人之中有九人以上都镶着金牙：爱做新衣服穿。衣料的好坏则也不在乎，平时烫熨的却都很挺刮。爱戴金的或镀金的，或珠的项饰，很多喜欢交际，活动，会跳舞的很普通，约她们去跳舞、吃茶、看电影她们从不懂得有意搭架子来拒绝你，回家的时候也并不一定需要你伴送。上海来的东西她们看见了都会感到惊奇而异口同声的说【稀奇】而她们并不偏视【虚荣】，她们有的是纯真，勤俭，刻苦耐劳的美德，而且向上心特别强！有许多台湾小姐在不到几个月的工夫之中竟学会了一口比上海、江浙、或福建一带的人们所说的更要正确的国语，也有从【下女】做了机关公司的事务，会计人员，或去学习打字做打字员，她们做事都能很有效率，比男士们懂得规矩和礼貌。

但也有特殊的一面，正因为由于向上心很强，也有一部分却学会了海派的作风，在指甲上或脚指上吐上了鲜红欲滴的油，在脚上戴起了黄金的脚箍，玻璃配备，其【摩登】的程度，甚至直追海派而过之，不信，只要在台北的几条热闹的街头已可以随处见到。这现象是好是坏，因不在本文讨论之列，姑从略。

三年以来，台湾的演变实在太快，而台湾的女人更少他的急先锋。作者惭愧依然做着光棍，此次应征不敢写【和台湾女人交朋友】只敢有自信拉杂地为【冷眼看台湾女人】其故亦在此